肖巖文鈔

涇上趙㫤霽蕭徵甫著　男如圭校字

讀伯夷列傳

列傳首伯夷史公隱以自況以著其史記之所由作也其中傳夷齊者不過二百餘字而先稱許由卞務讓國之義至高顧不得與夷齊卓然表見者由其人不能著書顯名後世又不幸不遇孔子列諸古之仁聖賢人而僅得見於南華之寓言故雖有諸子之說箕山之冢而後之聞其名者終疑與子虛烏有等也顧孔子稱夷齊爲何怨而傳乃探

其歌辭反覆以明其心之不能無怨豈果以命衰安歸爲可怨耶果以首陽餓死爲可怨耶然末世爭利雖彼奔義既以著于篇終又何疑焉吾窺其意不在夷齊且其稱顏淵好學糟糠不厭而卒早夭意亦不在顏淵故自顏淵下覩近世所謂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則其救李陵下蠶室而悲怨之氣鬱結于中懷者顯然可知不得已而以報施無懲聰之于天以疾歿世而名不稱勵其在己也且夫伯夷顏淵遇孔子而名益彰孔子千古一人豈易得而遇之遇則名與驥驥同揚

不遇而名遂與草木同腐則閭巷砥行之士皆恨不得與孔子並世而生又何解于與孔子並世而生者雖赫奕如齊景卒不得與夷齊同稱則是名之顯雖藉于人而尤在于己故或顯以道德或顯以功名尚矣即托諸空文以自見亦與富貴而名磨滅者殊科此史記百三十篇所欲藏諸名山傳之通邑大都成一家不朽之業者特於列傳之首微示其意而借夷齊之阨于天以舒其憤懣者也不然傳夷齊而遠及許由猶曰其讓同也近及顏淵猶曰其賢同也而必及于發憤敢言忤時遇禍

之公正人也何爲

讀秦本紀

世皆咎始皇變法使百帝王治天下之道掃蕩無餘而吾獨以不能變法為始皇咎蓋變法者無論其為治與亂皆欲有為于天下者也而始皇自兼并天下以後西巡隴右東封泰山南浮江湘車轍馬跡周于四極曾不能如穆王之獲沒于祇宮而又治阿房穿驪山求蓬萊方丈瀛洲徒恣其有天下之樂而未暇有志于天下之治亦何法之能變法之變自春秋以迄戰國諸侯之欲便其私圖者各挾智力以亂舊章日趨日甚而商鞅乃集而成

之者也世知封建之法廢于秦然而楚縣申息晉縣羊舌祁氏之田而魏有上郡韓有南郡楚有巫郡及趙勝之令上黨則曰以萬戶都封郡守千戶都封縣令尚有成周九服之制乎世知井田之法廢於秦然而田賦則用于魯邱賦則作于鄭至魏文有倍增租賦之課李悝有盡墾地利之方尚存三代什一之制乎觀孟子之告北宮滕文于頒爵授田皆略聞其大畧則古制之湮沒已久豈得獨歸其咎于秦而秦并鄉聚爲縣而置令丞開阡陌爲田而定賦稅其事成于孝公之世則其謀皆自

商鞅啓之後雖車裂其身族滅其家而魏冉呂不韋之徒皆遵行其法而不變內急耕織之圖外重戰伐之賞富國強兵攻城掠地自孝公延及六世而始皇遂安坐而享其成假令始皇有志于天下則逆取而順守之正宜反其先世所爲講求帝王之道而顧矜誇功德晏然若無事者夫當丞相綰請爲燕齊荆地置王之時是復古一機也而顧以李斯之議阻之及置酒咸陽博士淳于越請法殷周封子弟功臣以爲枝輔亦復古一機也而卒以李斯之議阻之夫以始皇之剛戾雖扶蘇諫之不

聽而顧傾信于李斯者以有斯之議而藩封可以廢兵刃可以銷詩書可以焚刑法可以逞天下將無復議其後者而乃得乘其傲狠以肆其豫遊也故變三代之法而爲秦者咎在商鞅不能變六國之法以爲古者咎在始皇夫始皇者亦樂而已侯生謂其衡石量書吾不知所量者爲商鞅開塞之術耶抑李斯慢欺之辭耶其得載轀涼車以歸咸陽幸已

讀項羽本紀

太史公之惡秦甚于孟子之惡楊墨楊墨亂聖人之道秦壞帝王之法道失而法猶存後之有志復古者尚能緣法以求其道并其法而燬之則人亡跡熄雖有大賢亦苦于無所尋逐秦繼戰國之後焚詩書坑術士以愚黔首使得傳世久遠後之人將不知有二帝三王又安能知二帝三王之所以治天下者故秦之惡浮于楊墨而有言距楊墨者孟子尚欲進之爲聖人之徒況力誅暴秦而不可附之于帝王之後哉此羽之得列于本紀史公之

惡秦以衞道其用心深也方秦之肆其虐焰天下洶洶皆欲起而誅之而痛心疾首思有所藉以舒其怨憤者莫甚于儒生陳涉以匹夫起行伍之中驅瓦合之衆據陳自立半歲而亡其事會無足道而魯之縉紳先生負孔子禮器往歸之甲爲博士至與涉俱死豈非惡秦者深幸涉之首難而豪傑將並起而族秦秦亡而孔氏之遺業尚得從煨燼之餘以修輯之庶由此以永存列聖相傳之道法也哉吾讀史公之傳儒林而知其進陳涉于世家爲孔氏也若羽之戰鉅鹿破棘原又擊敗秦于汙

水上而後得降章邯入咸陽焚秦宮室分裂天下衆建諸侯其功視涉爲何如涉世家而羽本紀不可易矣雖其紀羽而以年繫漢不繫楚者尊漢也尊漢以繼秦統而卒列羽于秦漢之間者不沒其實也厥後漢王滅羽楚地皆降獨魯不下則魯諸儒之心許羽也堅矣史公亦猶此心若曰是其能滅壞法亂道者雖二帝三王復生亦樂從而進之也而後之論史者每云班孟堅降陳涉項羽爲列傳能補子長之失不知史記自黃帝以來義公于古前漢爲一代之書義尊本朝體例不同安得是

班非馬且彼又烏知史公之所以衞先聖者其用
心直與孟子同哉

書老泉漢高祖論後

吾誠不意老蘇之自幸學道粗成而其識見卑陋乃至于此彼謂高帝用呂氏護弱子用平勃制悍后以為智過良平而吾以為帝之不智實甚使帝果能智則必畧知故事曾見三代之時有以女主臨朝亂政者乎彼趙惠文后齊君王后皆戰國亂世所為亦何足法況其時蕭曹俱在又有忠耿如王陵者俱足任天下大事使帝於臨崩時召諸臣受顧命如周成之立康王而以惠帝屬之三人且著令曰母后不得干預外事則呂氏雖有篡竊之

心必不敢發即發而廷臣執遺命以爭之亦何致大肆其淫毒卒以人彘之慘使惠帝見而悲悲而病而遂日飲淫樂以至于卒也是帝所以屬孝惠者適以殺孝惠后殺之直不啻帝自殺之今有人愛其子則爲之養生者無不備慮患者無不周乃或憫其饑餓而以烏喙飼之遂殺其子可謂智乎帝亦猶是焉已矣且帝所以私語呂后者不過欲使陳平爲相周勃爲太尉耳而孝惠旣崩之後請拜呂產呂祿爲將將兵居南北軍者實由陳平諸呂擅權羣臣莫抗太尉不得主兵皆平之失計也

幸而灌嬰留屯滎陽齊楚連和待變諸呂懷疑不敢輕動故使酈寄之說得行而勃入北軍矣猶心畏呂產未敢訟言誅之而遣朱虛侯入宮衞帝及朱虛殺產還報乃悉捕斬諸呂則安劉氏者朱虛侯之功也於平勃何與此由帝無知人之明嫌王陵之戇而用平勃烏知其阿意背約一任太后之所爲哉武帝欲立孝昭先殺鉤弋而謂其左右曰女主獨居驕蹇淫縱莫能禁也汝不聞呂后耶是武帝有所鑒于前而高帝未能料其後亦中主所常然獨惜其先不立母后稱制之禁尚不及魏之

曹丕而呂氏幾移漢祚遂遠啓平唐之武曌也嗟乎以帝之馬上得天下不喜儒冠不好學問其智不能及此固無足怪乃以老蘇之博學能文而猶嘖嘖焉稱帝爲智蓋從古文人之謬爲議論遽其言則可喜而用其術遂以亂天下者多斯類矣是不可以不察

王導論

晉元之專任王導也雖使亂臣賊子出于其家而始終眷顧不衰者由帝竊據江東偷安旦夕不復顧父兄之仇宗社之恥而導實與之同心也參軍陳頵痛中原之陸沈而欲改張弊政明賞信罰以圖中興遺書于導而導不從進言於帝而帝亦不從使導果欲輔帝克復神州不惟頵言可用也當祖逖請兵渡江之時必從旁慫恿多予之以軍資鎧仗任其所為而顧僅給千人廩布使自召募是帝固無志于北伐而導亦惟貪其榮寵養望自高

使其兄敦外總兵權而已內總機政羣從子弟布列朝堂故時人有王與馬共天下之諺也當西都覆沒四方勸進之初敦忌帝年長難制欲與王導更議所立是其大逆無道早萌于心使導效忠王室則必明正其罪而黜之何以隱忍不言也及帝畏其宗族之强驕恣之勢而引刁協劉隗以叅機務亦人主用人立政之常豈臣下所敢干者而敦顧以怨望之辭爲導訟屈是其惡跡昭然卽宜奏諸帝而請誅之何爲封其疏以還敦也嗟乎敦固狠子野心矣導實顯縱之陰護之而敘之稱兵以

向關也或曰導嘗戮力竭誠輔成王業敦之叛也帝方詔以大義滅親假之節鉞豈宜與敦同謀然敦克建康據石頭逐刁劉殺周戴王彬何能慷慨數其罪惡而導在坐了無一言是導實欲假手于敦以誅在朝之不同己者其心何可問哉及敦既還武昌復屯姑孰篡弒之謀亟矣而與明帝謀討敦者惟有郗鑒溫嶠二人耳而導曾未聞參贊之計所爲大義滅親者何在幸而敦以疾死王含及應詹儒無能不然司馬氏之祚必移于王氏而導又將靦然爲敦輔政也觀其遺含以書謂昔

者佞臣亂朝如導之徒心思外濟非敦其誰濟耶又議周札贈謚以爲往年之事敦姦逆未彰自臣等有識以上皆所未悟與札無殊是導亦將開門延寇耶小人之心諱之愈深則暴之愈甚殆天奪其魄而使之自揭其肺肝以示天下後世也嗟乎自敦與刁劉構隙國有內難何暇外討使祖逖大功不遂感激發病卒于雍邱終晉之世遂無復有恢擴舊疆之機者固由帝之任導有以致之而導之助逆釀禍亦甚矣哉後之論者反以導爲江左賢相與謝安同稱吾不知導何幸而得此虛譽也

王猛論

朱子本春秋作綱目於夷夏之辨尤嚴而王猛之死也書卒書官不惟無以貶之且有以褒之論者遂謂猛雖身立秦庭而心存晉室觀其臨終告堅之言君子哀其志矣顧晉自劉淵竊號下及苻秦中原之地不入版圖者將六十年則猛固秦人也生於秦仕於秦可也不仕秦而早仕晉亦可也若既仕於秦矣而復惓惓於晉是懷二心以事其君也即謂猛始憤桓溫之逆不樂立其朝終感苻堅之知不忍棄其國窺其意未嘗忘晉然猛之披褐

謁溫也溫曰江東無卿比欲與俱還不可謂不知猛昔者謝安嘗應溫聘矣王恂謝玄亦爲溫掾後皆位至將相功名昭于史策安在猛之不可藉以有爲即不然而隱居華陰終身不仕亦足爲君子之不幸而陷于夷者法顧乃應苻堅之召則如先主之遇孔明感李威之知則如鮑叔之於管仲君臣相契千載一時猛方爲之立學校舉賢才以禮其民課農桑充府庫以足其財誅貴戚糾權豪以竣其法降代滅燕以拓其疆秦之强晉之患也安見其不恤晉哉然則猛之告堅以爲臣死之後願

勿圖晉者何也曰懼吾萇之竊發也方吾之弃秦猛曰吾父子如龍虎借以風雲不可復制宜早除之及秦滅燕而吾之慍怒見于辭色彼其心未嘗一日忘戴天之仇而不圖恢復之舉也所懼者惟猛耳猛死而堅苟絕意南征與天下休息則吾萇猶不敢反即反而國家承富强之後上下和睦軍政脩明力亦足以制之惟其忘腹心之疾而希混一之圖師勞于外力竭于內而後二人得以乘其隙厥後伐晉之舉雖婦人孺子皆知其不可而吾萇獨勸成之蓋幸其敗也久矣此皆猛之智所慮

及者故欲釋晉以爲外懼而後能專力于西羗以除內憂猛之爲秦計愈深矣然則其言正朔相承何也曰欲以懼堅也意謂劉曜石勒之徒皆據强盛之勢不再傳而爲敵所滅非正統故也晉雖微弱僻處江南天之所與夷不能廢盡以見兵力之不可恃而大命之難倖邀也王其庶幾聽我矣使謂猛有存晉之心則猛在之日秦之窺晉者屢矣何未聞進一言以諫止之也嗚呼綱目之作勸忠也猛雖仕秦而鞠躬盡瘁奉公無私即其臨沒未嘗一言及于家事故書官書卒書曰秦之諸臣惟

猛爲不愧乎丞相云爾讀者不察以爲凡仕夷者
皆書死惟能向華則書卒彼崔宏固仕元魏者何
書法之竟無異于猛也哉

晉破秦于淝水論

世皆以晉人八萬寡弱之兵破苻秦投鞭斷流之衆爲有天倖而吾謂晉之所以勝者以兵少秦之所以敗者以兵多也葢兵旣多則士之勇怯其將不能盡知將之進退其卒不能盡悉以兩不相習之人用之于危亡之地驟而遇敵其前者雖有陷陣之才常恐其後之先遁後者雖有死敵之志常待其前之先登夫兵以氣用者也狼瞫以其屬馳秦師而晉以勝慶鄭以救公誤韓簡而晉以敗故乘其銳而用之一夫可以成功當其銳而阻之三

軍可以奪帥使勝負未決于外而覩望先存于中雖兵刃未接而識者已知其有敗徵矣故兵少者常有臂指之勢而兵多者易成瓦解之形嗚呼以漢高之雄才所謂天授非人力者苐可將十萬其他又何論焉方秦之逼淝水而陣也晉人欲渡以決雌雄秦諸將皆曰我衆彼寡不如遏之可以萬全夫懸軍深入利在速戰若遏之使不得渡而我又不敢渡兩陣相持久而不決一旦糧盡終必成擒故欲渡者秦之利非晉之利堅計未爲失也然則堅何以敗曰堅之敗不在移陣之時而在置陣

之初使其部伍精嚴將卒素同甘苦習號令稍遠淝水整軍以待而以老弱誘致晉師然後乘其半渡出鐵騎以橫擊之此司馬之所以教朱襲淮陰之所以破龍且也豈有不勝惟其素不講于攻殺擊刺坐作進退之法徒恃其衆以遏晉兵及謝玄之請麾軍小却出于倉卒之間而未聞有止齊之令其陣後者但見退兵不知何故方疑晉軍既勝各欲逃生莫有鬬志一夫先奔從者四散雖以陽平之畧陣不敵朱序之一呼豈非兵多而首尾不相應故哉或曰堅留大軍于項城獨引輕騎八

千兼道就苻融故敗使其悉衆而南譬如瘠牛僨于豚上其畏不死顧吾考苻融所將四倍于晉不可爲不多且秦所謂大軍者不過羽林子弟及仇讐之垂萇耳使兵愈多則敗愈甚幸而未盡出也故堅收聚離散比至洛陽有衆十餘萬當此之時而能增修其德政國勢尚可爲也惜其志衰氣餒徒對婦人流涕遂至一蹶而不可復興論者又謂秦之敗也以違景畧晉之勝也以用安石秦以屢勝而驕晉以臨危而懼此固就其理言之而恃衆而敗勢亦有必然者使徒以爲天倖則秦前者嘗

大熟矣天豈徒愛晉者哉

唐高祖論

自古開創之君未有昏憒若唐高祖者使非有太宗之英明亦安能芟刈羣雄晏然而爲天子獨淇不受九錫殊禮之日以爲堯舜湯武各因其時取與與道皆推其至誠以應天順人未聞夏商之末必效唐虞之禪何其磊磊明明見之灼言之詳也夫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家所得私有道則與無道則滅從古以然何嫌于唐之取隋而必欲循魏晉之迹乎顧心耻其繁文僞飾而不得不出于此者羣臣誤之也當高祖在晉陽時卑辭厚禮欲

與突厥和親資其戎馬突厥已惡隋主之爲人而請唐自爲天子矣使其時即以舉義兵除隋亂爲辭移檄郡縣必有雲合響應者而裴寂等乃請尊煬帝爲太上皇立代王爲帝以安隋室此豈伐暴救民之師哉且隋煬之無道與秦何異化及弑之固難免于亂賊之誅而其黨數帝之罪所謂逆棄宗廟巡遊不息外勤征討內極奢淫四民喪業盜賊蠭起者寧有一虛辭此即如李密之書執子嬰於咸陽殪商辛於牧野亦豈爲過惡人不宜有後天道也而何用尊立義帝爲方高祖之入關也與

民約法十二條悉除隋苛政固能法漢高矣獨不能法漢高之自王關中而顧備法駕迎代王即皇帝位于天興殿率羣臣北面拜之而因以受其黃鉞之錫唐王之封則君臣之大義昭然乍立而乍奪之何以示天下後世其失實由于晉陽舉事之初用寂等掩耳盜鐘之計及事旣成而無以安置少帝遂不得不假傳讓以攘竊天位也嗟乎唐之取隋名正言順本可繼跡于湯武而卒自陷于曹丕司馬炎之篡在羣臣不學無術固未能有以大義告高祖者獨太宗才畧過人亦不諫阻其事則

知魏晉六朝之惡習深中于人心當其升壇告天未嘗隱有慙德無怪乎魏文之言曰舜禹之事予既知之矣

書李淳風傳後

太宗惡民間秘記有女主武王代有天下之言密問李淳風對曰臣據象推算其人已在宮中自今不過四十年當王天下殺唐子孫殆盡其言武氏之禍瞭如指掌世遂以淳風之占候爲神而吾以爲淳風所言者數也數之所成惟理可以已之惜乎太宗之不善教其子也旣敗成乾矣而於治自謂遇物誨之當飯則誨乘馬則誨乘舟則誨息木下則誨而未嘗一言及于彝倫古之聖王所以諭教太子者必首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尊卑長幼之

名分皆確示以理之所不渝以隱動其心之所不忍彼習聞其說而浹于中將日敎其孝弟不悖之行以預遠于禽獸無別之道豈肯如匈奴之妻其庶母哉治苟如是則當其侍膳宮闈必不見武氏而悅行香佛寺必不見武氏而泣武氏雖有權術能蠱君心易國祚殺人子孫而無由蓄髮入宮亦終其身一感業寺之老尼耳曾何能爲而淳風之數將不驗顧乃迷于艷色滅其大倫以經事先帝之人而飾爲漢賜政君之說由是進册儀立皇后殺忠諫之臣而開宵小逢迎之路遂使武氏得大

肆其淫毒而無所忌治不足責獨怪太宗方欲比德唐虞而貿辰羸之累壞法斁倫自躬先之又烏能使效尤者之不甚而爲鵲奔乎跡其父子所爲若惟恐淳風之言不驗者乃日肆其力以促入於數中而莫之能逃也要之數之得驗由於理之不明使雉奴稍有不死之心則淳風必無先見之譽益任數者不過占事于有象而從理者乃能彌亂于無形故子產有救亡之道不從裨竈而漸鄭亦不復火穆姜無隨出之德雖獲吉筮而東宮卒以幽薨天道之必準乎人事也古今皆然使不惟理

是循求所以寡過遠罪者而徒聽諸數以爲吉凶

豈足以爲學哉是故君子修身以俟命

武臣不愛死論

古今論將才者宋岳忠武寧下于唐之郭汾陽而所遇有幸不幸故汾陽以壽終而忠武不得其死當汾陽單騎見虜誠不意其能生而忠武屢謝兵權亦非敢于輕死蓋不愛死者其心而所以處死者有道顧世乃有封疆大吏坐鎮一方未嘗見敵而偶聞敵警輒自絕其脰以死嗟乎誠能死矣死于家何如死于敵設使其人出而爲將吾知望風逃遁値當死而又不能死也且夫疆埸危地也兵戈禍機也古者出師處以喪禮命下之時士皆涕

泣上以死痛其下故有出車杕杜之詩言僕夫爲之況瘁而家室爲之憂傷也下以死報其上則有小戎無衣之詩言婦人亦勇于赴敵而風俗皆樂于戰鬬也夫聖王之師動無過慮計出萬全而當其初皆期于必死誠以愛其死則邀避亂于心而勇怯形于外一旦有小醜竊發如荊蠻玁狁之徒其何以奏膚功而寧王心哉故忠武以不愛死爲武臣勉顧自古國家未嘗一日無事天下未嘗一日無才而才之生常不足濟事之變者亦非其事不可爲與其才不可用而苦于不學無識輕舉妄

謀故愛死不足以立功名而不愛死亦無可以謝天下蓋所爲不愛死者爭于其理而不爭于其事爭于其心而不爭于其身天下固有闘難而起見敵而馳荷戈被甲出入于白刄之塲而反得成功者矣亦有希榮固寵戀身家之計忘君父之仇進旣不能死于敵而退又恐羅于罪時窮勢蹙莫能偷生者矣夫有偷生之心雖不能不死而終難免于愛死之譏何者其理非也有必死之心雖不必不生而卒不同于苟免之誚何者其理得也故大丈夫不死則已死則死于明白之地不死于曖昧

之中以爲天下後世羞也昔者吳師入郢左司馬
戌死焉史皇亦死焉而君子終惡史皇而與司馬
者其死同而所以處死之心不同也然則臣如汾
陽雖死于正寢卽謂有見危授命之節可也臣如
忠武雖死于奸賊卽謂有全受全歸之義可也故
曰君子不苟生亦不苟死

明太祖論

太祖起布衣定天下跡其行事雖湯武何以遠過然不再傳而有靖難之師變生骨肉禍及臣民論者謂燕王得罪于太祖矣而不知太祖有以貽之也蓋太祖之失有二其一在廣諸子之封其一在崇釋氏之教夫分封之侈葉居升嘗言之釋道之亂李仕魯陳汶輝嘗言之而太祖皆置之于死其後又安敢有言者哉且夫燕王之强也起于北平而其逆謀多成于道衍自古西北足以控東南東南不足以控西北以智慮絕人之才據金元强幹

之地而又加以陰陽術數嗜殺之僧任其腹心而贊其籌畫卽使惠帝不用齊泰黃湜之言赦周湘齊岷之過懷之以惠結之以誠御之以禮彼亦安能一日忘篡弒之謀而循臣子之分哉古者聖王之封國也大不過百里次七十里次五十里非吝土地誠善全其骨肉也而其時自邦畿以及列國皆有學自太子以及諸王皆入學教以君臣父子之道詩書禮樂之文及其長而之國又擇孝弟有德行者爲之傅相所聞皆正言所行皆正事未嘗有異端之教蠱惑其心故常迄于數百年而不動

卽或上有幼沖之主下有僭竊之臣則遣方伯帥師討之或命大臣奉書喻之如成王之于管蔡孝昭之于燕王且是也彼雖桀黠亦何能爲今太祖則不然以其銳意邊防也不禁諸子擁重兵以其痛念高后也更令諸子修佛事使其能聽諫官之言而監漢七國晉諸王以削強藩之地崇正學擇良傅以清釋道之源則燕王無可乘之勢而道衍無進身之階又何致倒行逆施冒不韙以爭天下哉夫開創之君意旨所向卽爲萬世子孫法程當居升仕會汝輝進諫之時諸王未嘗裂土以居也

太祖未嘗選僧以侍之也而藩號之建則燕王爭國之漸也諸僧之寵則道衍唱亂之漸也彼三子皆能有先見之明而太祖乃竟無及遠之慮哉蓋太祖平生常慕漢高其聰明英武亦相類漢高知有呂氏之禍而以陳平周勃輔孝惠太祖亦知有燕王之禍而以齊泰梅殷遺建文然而平勃能安劉而泰殷不能滅燕則豈天之所爲非人所及料乎吾獨惜太祖之不學湯武也

孟子時事考徵序

史公傳孟子未詳而著其受業著其述唐虞序詩書著其困厄齊梁至與菜色陳蔡同科意欲尊孟子以繼仲尼之後明道統所由傳蓋其大者而生卒年月遊歷前後固不必詳亦無可得而詳云自秦氏焚書七篇幸以號子得不廢故其出鄒而梁而齊而宋而滕薛而魯後儒猶得藉以論其去就總其終始顧亦畧矣非參考于史記國策竹書紀年及通鑑綱目諸書則於七國時勢未詳其於孟子生平猶屬懸揣臆度未有當也此我友陳記方

時事考徵一編所由廣爲搜羅嚴於去取於諸家論著之信而可徵者録之稍有未嘗于心寧存疑以俟後之君子甚矣其難也其慎也要於孟子時事已十得其八九矣郎事以徵道而史公之尊孟以繼孔者不藉是編益以探其心源歟往年在京師嘗與記方遊見其手録十三經註疏藏弆盈篋好古博學於昔聖賢遺書必將多所發明茲特其一斑云

江氏義助簿序

聖天子懷柔百神使各散處于州郡鄉聚以庇我黎民則吾儕之得享和風甘雨以力田而逢年者聖恩亦神力也春祈而秋報之禮所宜然然吾觀古之祀方社御田祖者明粢特牲土鼓葦籥而已況年不順成八蜡不通禮尤有所以謹民財以聰明正直如神而必以耳目玩好逞淫心而耗物力當不其然邑南禮僻都六村之有神會也亦古者報賽之義其始不過殺牲一具醴酒一尊名香數辦潔衣冠而虔拜跪未嘗不足竭情盡慎致其敬

而誠若也而六村於江氏爲大族衆風靡其少年好事者歲爲之增其祭品盛其儀衛每屆會期建神臺招名優浹旬歌舞不惟司事之家蕭然煩費而遠近之酗酒者聚焉博塞者聚焉草竊姦宄者聚焉弊端百出不可勝防此豈神所居歆者揆之前人創會之心亦誠不意其事之流失至此於是江姓之老成長者思有以裁省冗煩塞其弊竇嫣族立議躋堂其邑邑尊李公喜其還淳返樸爲之嚴申禁約遍諭六村而吾尤有喜於此舉者其於承祭禮從其朔固已有舉無廢而於每歲賽神之

餘貲酌爲義助遂置公田量入爲出或以給樊畯之讀書者或以助孝子之渴葬者或以備貞婦之矢柏舟者以視迎神演劇費出不貲其有益於人心風俗爲何如也其在詩曰烝我髦士勸讀也又曰續古之人勸孝也又曰伊寡婦之利勸節也仁至義盡不惟神卽人心樂享其祀而　聖朝採風問俗且將以是登諸豳詩雅頌豈不偉歟吾願江氏之勇于圖始而無艱于樂成則得之矣

關聖帝君會序

徐氏爲邑西巨族族多散處自前明薦所公以講學爲事其後人能文章知大義者所在多有而高壇之東流山有菴以奉關聖帝君則爲守節之孺人所建迄今歷有七代而其裔孫名傳鼎者恐傳世愈遠而祀事或替也乃偕其族之昆季叔姪輩十有二人醵金爲會而于每歲帝君誕降之辰則奉牲盛酒醴以薦于廟而諸人共飲福焉嗚呼正氣之不没于人心無論時之後先地之遠近而天地之氣無乎不之則凡古今來忠臣烈婦孝子悌

弟能禀是氣以維持人道于勿替者其精靈亦無乎不在雖其事本無與于後人而百世下讀其史聞其風或痛憾其所遭之不幸或歎服其所全之已多而欷歔焉爭欲以俎豆報之馨香祝之如文丞相正氣歌中所謂嵇侍中張睢陽顏常山段太尉諸人皆生而英死而靈固未嘗一日亡于天下而帝君其尤顯焉者也遡自蜀漢以來千六百有餘年矣代隆祀典至我　朝而封號益崇享祀益盛幾與尼山匹休下至一都一郡一邑一鄉莫不有廟而碩儒亦能慕其義婦孺亦能稱其神則豈

非帝君剛大之氣流動充塞于天地閒者有以深浹乎人人之心而使之勃然興起也歟高壇徐氏之建菴以奉祀也固宜余嘗怪世之昧于大義者往往惑溺于鬼神以祈福祥以俗所傳覺世眞經未知果出帝君與否其濟困扶危一切禱祀靈應之跡亦未知眞有其事與否而徐氏之首爲此會者特以其創興于苦節之祖妣而不忍聽其廢墜此其心固激發于帝君之忠義而亦其繼承之思所不能自已者則使十有二人無怠無侵以奉明祀而傳之永久其爲在天之靈所降鑒而默佑之

者爲何如乎是爲序

方既菴先生制藝序

昔先君子之舉爵也晚未能隨侍官遊方爵四歲卽以耳疾乞休歸而優游林下垂三十餘年所與時過從接杯酒論詩說賦以爲樂者不出鄉里戚友間而少時貢成均舉京兆捷南宮叨同蘭譜諸君子爵俱未之見也卽偶爾追念交遊感懷離索爵侍側時幸得聞其姓名畧知其行事而未能親承諸君子之德音道貌故嘗慨然欲效柳子厚作先友傳其事無由今先君子捐館舍又廿餘年諸君子相繼淪謝更無有舉其姓名行事爲爵道者

霨年且六十而乃得讀旣菴方先生之文亦何幸歟先生于雍正己酉與先君子同貢太學朝夕萃處以文字互相切劘旣而先生　廷試高等例用爲縣尹顧以親老乞終養歸居鄉授徒絕意仕進假令先生不用縣尹晋雍肄業則出其宿學高文以擬取科第著作　承明應如操券而顧不然先君子嘗用是私爲太息而先生以道自尊斷不欲以三公之榮易一日之養可不謂敦實行而薄浮名者哉霨嘗覩禮經于僚友外復稱執友說者謂僚友同官執友同志先生以養乞歸與先君子之

以疾乞休雖出處先後畧有不同而難進易退無欲自得之心兩人如出一轍禮疏所謂同師之友意趣相得者先生誠爾之父執也旣耳熟之心誌之積數十年景仰之私一旦獲讀遺文如親聆其德音炙其道貌且于先生之文見先君子之評詮而因以想都門聚首之年綢繆切磋不覺起敬起慕且愴然不自知其涕之何從也爾雖不敏敢不敬誌數語以無忘先世有道之交至于先生力學以發爲文所以抉四子之藴與搜六籍之菁華傳世行遠爲不朽之盛業者旣經蓉城吳文簡公

許定之固無藉于羇而羇之文辭鄙陋亦未足以
傳先生也是爲序

曹懷吾時文序

嗚呼此吾亡友曹君懷吾之遺文也耶憶丙辰冬治裝北上君手一册來囑曰子行矣歸期未卜盍序之及吾之見之也予謂君豈視予爲戀此雞肋者不三年當歸歸爲君序未遲也顧私念君年甫逾甲須髮鬢黑耳目未衰何遽爲此言及己未南歸道經維揚遇君族子曰君於今秋九月某日卒矣爰於舟中爲位哭之自恨負君實甚果不及見予之序其文也嗚呼痛哉抵里後急索君文讀之其中爲先君子所評點者十居八九葢猶弱冠時

暨弟姪輩隨侍杖履於南郊古寺君以文來就正
先君子憫其貧嘉其有志爲直言極論去其非以
趨於是久之乃許爲能時乎兄弟方務爲少年氣
燄之文視君所作味淡聲希若無足動人者今細
尋其用意之所在始知探衇時息心靜氣兢兢爲
求合於題之義理神脈而世俗所謂昌明博碩之
辭稍有齟齬悉屏棄無所用按其文境殆取經於
牆東老人而浸潤以入於海陽之室論者謂君之
文品愈貴知者愈希探是道以入棘闈視有司之
繩尺若枘鑿然然乎兄弟之務爲滿紙絢爛者其

適遇又何如寻老獲天倖而寻弟竟困躓以終其身尚不得如君之食餼於小試也嗚呼豈非命乎顧吾人亦論文耳文能代孔孟言而無戾於其旨則幾矣何科名得失之足云君家無立錐力不能就外傅以二親篤老謀甘旨年十四即授徒家塾中日課句讀正字晝夜則一燈熒然咿唔達旦自補博士弟子文日有聲從遊者益衆舌耕所得潤及昆季其刻志苦讀秉心孝友可想見其爲人於所自述先德及祭弟文故爲附存於後嗚呼君其止於此矣先是寻所遇君族子爲言君當易簀無

哀苦狀惟諵諵口授其子作書欲達都門後其子以書來泣曰先君命筆時舌禿語不甚明了大約謂平生苦心爲文敢以煩知我者爰爲謀諸及門諸子醵錢付梓而鏤逑其情事之惻然可悲者弁諸簡首顧安得起泉下人見之以爲慰也夫是爲序

杜退齋時文序

予讀杜先生退齋遺文爲之氣結不能言也憶弱冠時嘗於郡城應學使者試因得從杜君西園遊觀其舉業而心服之未嘗聞有先生名閱今將四十年先生令姪杜子浮峰以遺文來索序爲言先生少得補弟子員屢困鄉闈未六旬而賫志以歿益命之窮也予嘗喜讀前明大士文尤喜讀其文之備古者不多著筆而擷經史之菁華獨有一種淵懿之光精悍之色流溢楮墨間今觀先生之文雖不襲其形貌而老境蒼然往往神似亦可謂能

矣顧大士以文名天下士林傳誦場屋中有拾其殘膏剩馥者輒騰達以去而身顧困窮老而始售則當時持衡之輩自詡知文亦未必眞能知之況以今日之有司其眞鑒視前人爲何如而操繩尺以衡士先生之爲所擯棄固無足怪嗟乎自前明以時文定科目驅天下之才智而納諸彀中試之有時取之有額士固宜有老死不遇者然或交遊之間遇有聲勢赫奕之人爲之延譽于公卿刋布其文字則亦不難以諸生之業而橫被天下流傳後人獨先生老居鄉曲聲名不出閭閈并不得過

學使者一識拔之故雖同郡中之惓惓于求友如予者第知有杜西園未知有杜退齋先生之窮斯極矣浮峰亦能文士憫先生之窮也爲檢篋中遺稿謀付剞劂惴惴焉以力不能傳先生爲懼予謂時文代四子言果有取材經史能與論孟之理相發明者必有四子之靈呵護之浮峰亦何懼吾未見三百年來有大士之文竟與野馬浮埃同澌滅也是爲序

查元兆時文序

合一鄉十數姓之能文者於乾隆辛巳之秋會課於震山書院而先君子獨拔查君元兆爲之冠君之於制藝精矣顧君自觽博士弟子員每歲科試未嘗居前列而棘闈之爲有司所擯棄者數十年未獲一房薦也少陵云文章憎命達豈冥冥中果有忌嫉之者而使之困抑以終其身歟夫自有明以制藝取士三百年中能文而不遇者何限顧或其文過于高古塲屋冬烘過眼而迷五色固然無足怪而君之文則義宗四子無譎詭之談材取六

經無寒儉之態其淺者不至俚深者不至晦縱橫而馳驟者不至于浮而不入翦而不留以被有司之繩尺固未有持方納圜齟齬不合者而卒欲博一解不可得信乎人能宏道無如命何也自先君子拔君文以冠一鄉鄉之人莫不帖然心服君之能文且服先君子之能知文獨惜先君子歸老山林無薦舉拔幽之權雖能知君不過使君名噪于一鄉而通都大邑中卒未有知其文而深爲擊節者則於君有何裨益剏以予之不敏不能世其家學又何足以序君文而使之貴洛陽之紙哉雖然

自有明以制藝取士毋三年大比必有數十百人能擬甲乙科而其文或不傳其傳者又未嘗無以諸生之文而卓然自成爲不朽今君文具在先君子之評君文者亦具在後之人讀之必有知之好之刊布之而爲之表潛德發幽光者則其困于一時文固無如命何而其顯于身後命亦無如文何也予特爲君侯之

查邑周將文序

曩侍先君子學教實嚴因得與其鄉之能文者遊於濟陽查氏得三人焉曰元兆曰邑周曰甫五三先生者氣沖容粹恂恂里黨間一言一行皆足爲後生小子法未嘗以能文自名而先君子亟爲稱賞鄉之人以此耀之顧久困於棘闈三人中無一遇者十餘年來後先繼卒文章憎命達其信然歟且夫毛蟲之有麟羽族之有鳳鄙甫夫孺子莫不知其爲祥其畜爲四靈宜矣而麟之獲見於衰鳳之集見于漢元天既鍾祥于其物而不使其物

得游仁圃鳴高岡以大發其祥于天下卒與毛蟲羽族之紛紛者同盡亦誰爲搔首問之吾乃今讀邑周先生之文而竊以爲無足問也先生少好學于書無所不讀其爲文鎔經史之液抉諸錄之精而運之以韓蘇之盛氣隨題大小皆本其積學之所得者以蘊于中而發于外充實輝光亦鳳之文成五色麟之音中六律也夫天之生麟鳳必有其實失其實則羽族而乘斯毛蟲而衣繡者皆得而倣之若鳳果能以六象九苞煥其彩麟果能以五蹄一角著其仁則其實全矣則天之所以生麟鳳

可以無恨亦何必拘拘焉游軒轅之圃鳴岐周之山哉且使獲于魯狩集于漢闕其不遇實甚而千古下讀聖經班史猶知麟鳳之生于其時而不得斥之爲非麟非鳳則麟鳳不以不遇而掩其質即先生不以不遇而掩其文也可知矣先生于予十年以長雖尊先君子以師予不敢視以爲友竊私從其門弟子質以所行事乃知先生幼失怙哀毁盡禮事母以孝奉寡嫂撫孤姪以仁館俸所入潤及族黨先生之德厚矣文猶其緒餘耳遇不遇又何足云今其嗣君之璧裒先生之刻志寒窗搜輯

遺文付諸剞劂而屬予序之竊念庸五先生之文刊布既久行于遠邇矣予于元兆先生之文曾序而歸諸其家今之璧能以闡揚先業爲心則知三先生之澤甄裕者遠吾見其後嗣之繼起皆翩翩然爲威鳳祥麟也是爲序

胡琴圃時文序

胡子壘卿訪予於郡中敬亭書舍屬爲其尊人琴圃時文序索其稿以方求校訂于同人未得擕之行篋蓋信予之素知琴圃不在臨時雜閱也予與琴圃交實始自童年雖于邑于鄉里居遙遠而應郡縣試則聚應學使者歲科試則聚應南省秋闈試則聚每試後未嘗不出其場屋文互相駁正及琴圃登賢書偕計北上相聚于京邸者閱月踰時乃盡出其篋中所藏手自訂定者二三冊屬予讀之予讀之竟日夜作而曰琴圃之于舉業勤矣予

嘗讀南華見其所稱庖丁之解牛輪扁之斲輪痀僂之承蜩梓慶之削木爲鐻一技之微終身以之其始也怵然爲戒其既也習焉而安其究也得于手而應于心口不能言神與物化其于技也亦大適矣琴圖之于文亦然平生無他嗜好手執一卷日夕咿唔所讀五經三傳百家諸子之書莫不擷其菁華以薈萃之于文故其取義也醇其微杪也富其爲氣宏爲辭備而其爲機若有動于自然莫知所以然者不亦如庖丁輪扁痀僂梓慶之與技大適乎哉昔莊子自序其書以爲稠適而上遂解

之者曰稍者多也密也濃也極言其無所不適且適之至也予竊取稍適之義以貺琴圃雖謙抑不自承竊其意未嘗不許予為知言顧琴圃家無負郭以耕舌為生旣不得志于春官歸家授徒不與聚者五載及予歸而琴圃一夕作古人矣嗚呼能無痛臣之貧死也哉幸有同心諸君子為之檢其遺文付諸剞劂不使之湮沒不彰而墨卿能讀父書予曾見其家課猶克存前人之風矩云

翟珍之時文序

翟氏故多能文之士當先君子掌教資巖以文來質而爲所許可者不下十數人顧獨以懷清先生爲最及先君罷講席廿餘年閒此十數人或擬巍科入詞院矣其登賢書膺民社司庠序者後先相望而先生獨困棘闈以諸生老死牖下顧論者卒不以先生之文爲不及十數人而十數人亦莫敢以其文儗先生而上之以此知文章與科第判爲兩途不得以當塗之棄取較工拙也而珍之獨何爲焉珍之少予十年幾予隨侍杖屨時珍之方從

家塾受句讀未嘗以能文側十數人之間及珍之補博士弟子試高等食餼聲名藉甚適予偕計北上留京邸屢試春官未能與之尊酒論文今老而倦遊歸擴故紙珍之手自輯其平生塾課及院試諸作郵寄示予而自以蹭蹬場屋歸咎于所業非工嗚得失自在寸心何珍之之篤于信人而輕以自疑也自前明以時文設科　國朝因之四百三十年中固有持衡克當者矣而目色迷于過眼齊竽濫于衆吹正復算數所不能盡今讀珍之所作醇與實副理挾氣行意有入而不涉艱深詞有新

而不類形詭合出乎經子之背奘而亦無戾于有
司之繩尺以之和聲鳴　盛何遜遜于夔之十數
人倘命與時逢得如前輩王方若沈確士老而獲
售固珍之意中事即不幸而窮愁困頓終隱于江
村老屋之中安知後世無知已者表章之使得如
前明之徐世溥錢吉士輩以不遇之文而橫被六
合流傳千古哉昔鍾伯敬謂舊日諸生世所目笑
而毅然自信及見收南宮世所驚喜而自視欿然
文人別有甘苦故能卓卓成家使珍之遜志時斂
以自疑而自奮則學隨年進其所謂信心者當更

有在如以身世之升沉爲忻戚則吾願珍之無疑也今懷清先生已矣十數人中尚有令兄蘭陔歸然一老試以予言質之將以爲何如也